標註傳習錄 下

1 13
882
3

413
802
3

案一本題下有續錄二字據德洲版文今從之

一云正德十年先生四十四歲

傳習錄卷之下　續錄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卻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

大正十五年十二月 龍谷大學佛教學部氏寄贈

所在一通本作所如今從本集改之
己卯　正德十四年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地方聞宸濠反遂還起義兵事詳譜說

顏氏一易係辭下曰顏子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已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覺得意之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

格去一司馬溫公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云云朱文公大學或問辨之○文錄第三答王天宇第一書曰扞禦外物之說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未有被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後世林兆恩亦爲扞去物欲之說殊其學三教一致之宗也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顚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

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
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
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
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
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
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
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
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

著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
著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
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
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
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
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
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
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

甘泉一和文錄三答甘泉書云
向在贛嘗與亦嘗進其大學
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為
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
兄之不必自嘗釋然於此也乃
今果蒙所願喜躍何可言云云
造道一二程全書遺書曰有有
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

言若德者此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淺所見如是于東見錄中而師說亦一此義論

窮在事上下是體若逐禽者必窮之於其巢逐鼠者必窮之其穴也

體處體認一和刊文錄第五與毛古廉書凡聞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大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養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致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 ○又寄鄒謙之第五書曰隨事體認天理即孟氏眞集義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

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胷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自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

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不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

定之以一太極圖說語○無欲故靜是亦周子自注之語

靜亦一定性書語

潑潑地一通本無二潑字今從一本增之○中庸集注程子曰子思懼學者為人處活潑潑地字義并讀曰活潑潑地云者只是眞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

相似○濬字黃冠註水涌也○
維天一詩大雅維天之命篇語

則可一倘亟字勝文公下曰亟而後可之可字

昔有人一二程全書遺書曰許渤與其子隔一窓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注曰爲嘗有○朱子文集答陳正己書曰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詩一隔絶事者非有寄托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下一本注云爲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益亦未之許也

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日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天照管言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入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

象山之學一和文錄卷一象山文集答曰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一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及二子而簡易直截與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異見之殊而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又第四卷與路彥彬書曰纔不自棄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宋而始陸元山輩亦必識此事○象山集要第三與路彥彬書曰纔不自棄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宋而始

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著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日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卻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摹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謂理障一圓覺經彌勒菩薩章曰二章一理障事障云云○伊川先生曰釋氏理障之說說既明是理而又執持是故謂爲障也

庚辰一正德十五年也于時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此箇看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字既明此理天復何障則此已與理為二訣竅一訣字兼方術也要法也

體貼一言自己心身修練得出

體貼先生曰吾學有所受然天下理一字自家體貼出來

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二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眞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著這些眞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

看來一通本無來字今從二一本一增之

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在處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爾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

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
日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
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千中如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
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
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眞是箇試金石
指南針

忸怩 — 孟子萬章上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音義忸女六反怩音尼忸怩慙色也

心印 祖庭事苑 八曰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傳心印○即禪宗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
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眞箇是靈丹一
粒點鐵成金

崇一日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
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
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
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

靈丹 — 成金 — 是神仙不死之藥見史記秦皇漢武本紀

何言之 — 近思錄克己箴明道先生嘗曰謝公無此好問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良知前矣後十二年王因見集知未也

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
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難聽講
不同我初與講時只是忽易未有滋
味只這箇要緊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
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眞是箇千古
聖傳之秘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

伊川一是上文序書○全書并和靖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過莫天機否伊川曰看得甚好如此說微猶八不解悟不得已言之耳○天機者指道眞多出于莊子

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

木凡一下章一友常易載氣書
入條及凡朋友問難條當並察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然
當先有士子之此意然後方行
此道耳○論語子曰安平仲善
與人交久而敬之
寬以一易乾文言曰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

判理一俗訓也出晉書王徽之
傳

論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以誘掖
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
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
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功夫是功
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

續錄一 字義不相離親

丟 字彙云音兜一去不還俗
从丢非○續韻端救切○海篇

事思到極處并并有味便纔絶難屏覺得
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打格惟
稍遷念他事則隨而忘如此廓清亦似無
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著功
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
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
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
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塵雖知丟他不去

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足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

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眞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屬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讚毀罷織隨人意思虛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

託一字亮依也憑也屬託謂有所囑而依託也

羅織一唐酷吏傳姚崇曰當時以告訐爲功天下號曰羅織

刻合一大極圖說曰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
將迎一出定性書（將音送言
事去而心猶留在迎言事未來
而期待之）
乾元一易乾象傳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

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
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
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
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
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
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歟英在座曰誠然
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

乾一業一書經皐陶謨語註戒
懼兢惶也

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嘗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
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
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
識留滯胷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
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
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

寧一詩大雅文王篇語助辭安也尾強勉之貌○毖慤同上注勉敬也

憑他一他音猶言良久

須臾一二句出中庸

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蔽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

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 已下門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眞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眞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一述而篇集註曰未得則發憤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入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洪把

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
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
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
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
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
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
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

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
念不善潛伏在胷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
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
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
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
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
其繁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

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處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此心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卻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

子入太廟一出論語八佾○先儒一集註尹氏之說也

亦即是天理一是解得本文是禮也之句

善惡只是一物一明道先生曰人性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修道說見于和文錄第八卷而
上卷七十八版冠註載之

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
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了不善矣惡
來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
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
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
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
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
聖人亦修道一上文聖人亦是
與知之條下文四十五版知行
二字即是工夫之條當並考

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
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
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
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
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
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
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
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案釋氏以坐禪為工夫禪譯靜慮與吾儒之靜坐相似而其主意有若滅之正相反不可不辨

問儒者到二更時分掃蕩胷中思慮空空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世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二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時分空空靜靜的心亦是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二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豈識箇處亦自莫稅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何如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二三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

修辭 易文言語

所謂一朱子大學或問格物說一曰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云云

不該一該俗語辭猶當學此卷三十八版合該同

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綫件一是兼說恐懼若樂患之朱子章句亦曰四者皆心之用所不能無者云云

問有所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太公之體了分意思便忿懥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太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鬬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曾動此一氣如今怒

入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云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公纔已復矣若惡念纔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也

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

手用功如何纔于裏便得光明譬如齋流
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
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
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
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
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
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

論語述而篇子曰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游於藝
便合之 合通本業作合併本集
改之

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
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
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
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
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
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
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

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
常常住在區宅內要不離去游藝卻是加
些畫來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
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
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
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
大會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時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
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
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眞切雖做舉業不爲
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
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
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
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
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
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

不可缺一下文五十一版日琴
瑟簡編學者不可無益有業以
居之心或不放○近思錄橫渠先生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怠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歸亲於親」上卷六十二版以親故不免業累條當並案

耽閣之耽全書及異本皆作擔音通考出于中卷八十九版

示泰賈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耽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峯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

告子謂性一孟子告子上篇之末而程文卻以是說性近思錄載卷內四十五版亦可參

孟子一盡心上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論薛尹明道先生書

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太行太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

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歇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遒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譽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譽隨人欺

隨人毀謗一和文錄四答陸原靜書云日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

遒世一一而易文含包藏

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
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
又如此長長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
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
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
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丁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

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
又答劉內重書曰外面之是非
毀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
之地○第五答戶友人書曰毀譽
榮辱之來一一獨不動其心且
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先生
之自修教人每每如是

不見象的之不是孟子離婁
上瞽叟底豫集注李氏曰舜之
所以能使瞽叟底豫者盡事親
之道其為子之職不見父母之
非而已又陳氏翁曰彼臣我其
君子我其父者常始於見有其
不是處耳○蕭索是道也非獨
行施之於君父凡五倫之交固
無別道矣是所以為自反慎獨
之學也○書堯典曰蒸蒸乂不
格姦致朱子以至誠格先生以正
訓說見于下文四十八版
像是傲人一堯典曰父頑母嚚
象傲

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
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矣暇責
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
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
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
化得他是友感悔曰倘今後只不要太公
人之是非凡當責難人時就把做一件大
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有
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
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
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
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
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
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

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類
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
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
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蔽惟天不容僞
耳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
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
得箇頭腦乃可義卽是良知曉得良知是

程朱易之辨先儒作朱易衍義
書而通於朱者也

君子一也孟子公孫丑上曰故君
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決狐疑一史記蒯轍傳孟賁之
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
禮記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
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
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
也

無適一論語里仁篇語

受人之饋送」孟子公孫丑下
陳政事問前日於齊饋無金」
豈可參考」

論語為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注是徧頌駉篇之
辭

簡頭腦方無執著且如受人饋送也有今
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
受的他日當受的爾若執著了今日當受
的便一切受去執著了今日不當受的便
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
體如何喚得做義」下門人黃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
生曰詩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

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
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
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
但著此二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
無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許
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

惟危」朱子以效驗說之先生
直以心中當體不安穩者說之
似的切

中人」論語雍也篇

說一字當且也

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
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
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
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
不省得也須漫漫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
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
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

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
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
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
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
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為世上人都把生
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

逝者一論語子罕篇語集註亦
說得是當○孟子離婁篇曰原
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云云

志士仁人一論語衛靈公篇文

卻去去一異本傳習錄及陽明要書共作都去去恐是○去聲考卷內干倣此

他的仁一仁通本作人二一本及要書作君一與論語即合今從之

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卻若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靜坐

象恭一書經堯典曰滔天象恭滔天注曰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色莊一論語先進篇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孟子離婁下集註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

案年譜嘉靖三年八月下旬劉

侯有入山靜養之問○和文錄西卷與劉元道書曰來喻欲入坐靜山絕世故屏思慮養虛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悶應世且云於靜求之以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云云欲專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

▲倘們｜續韻們俗語也

翻｜字彙苦本切冠註取來也

▲冒勵言忌｜事見論語先進

物之心太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倘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畧見先生氣象且為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

在伊川｜二程外書曰韓持國與伊川善眾日同遊西湖命諸子侄行大有空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寺圖遂皆逐本之

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太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在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

怕入不易簡一上卷十五條以下此意詳之

孔子不知一案一本無此一條而下文七十七條此道至易至簡之條及孔子曰回也之條共錄在此處通前數條以為下卷之第一以右門人陳九川錄七字終之以何廷仁條以下為下卷之第一今未知其是否姑從通行印本

論語述而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顏子一事見易係辭

陽明要書曰此下五十一條蕺園焦竑曾黃省曾錄然他友皆呼德洪為其為緒山手錄無疑集訂刻耳

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就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卻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眞血脈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共亦願立志先生曰難

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儞眞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此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眞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

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遷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知明白隨個人靜處體悟也好隨個人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

居滁時一生論正德五年先生三十一九歲居滁門人曰悔昔在贛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悅悅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生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擾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此放心一段工夫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當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興時始有真乃爾也

折肱一左傳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爲良醫

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於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眞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下朴實用功自會透

內外兼忘一明道先生定性書中語
充實光輝一出孟子盡心
沾帶一帶恐懼字

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眞機如何得他充
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爾聰明知解接
得來須胷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
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
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
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

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
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爾的明
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愼恐懼是說功夫
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
聞的亦原是戒愼恐懼的戒愼恐懼不曾
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
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浮書支一易上係辭文

向晦一易隨大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同流豈日小補之哉

上卜一孟子盡心上曰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日小補之哉

有夢一近思錄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善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即無害捨此皆是妄動

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靡寐日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和刊文錄第五答南元善書曰夫惟有道之士眞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大虛而同體大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大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博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當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智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博博淵泉而時出之乎云云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儒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耳不著此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體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

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矣了與世
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
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
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
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
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

孟子離婁下儆子曰王使人瞯
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孟子語見公孫丑上

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
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
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
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
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
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
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錯但告子

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若予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草木有良知一朱子亦有質疑及爾畝之物皆有知覺之說見語類六十卷然文集五十九答呂子約書曰天之生物有氣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云云此說似自矛盾者然各自一義不可固滯 ▲此條與下二條當通考之且卷內七十四版不心與物同體條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華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華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爾未看此華時此華與汝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華時則此華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華不在爾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饗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

簞食一盂上二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

今該一體言容當說見卷內十八條

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
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
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
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
謂之信
又曰無聲爲體以萬物之名爲體耳無體以萬
物之聲爲體無聲無體以萬物之息爲體口
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

於靜坐之時 上卷三十四版
一日論爲學條當並看

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舜禹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二一切聲利
嗜好俱能脫落始盡尚有二一種生死念頭
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
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
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
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

逐一撏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直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倘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倘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慄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

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功先生曰此亦須倘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

禪師未知爲誰傳燈所載下指和尚打地和尚之徒歟

尾不見了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
設法的虛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此箇
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
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
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
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
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

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
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
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
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神幾曰聖人此周子通書又

遇變而通易係說曰變而通之

謹案邵子前知之論至精至微
蓋雖一念心頭之微其差處不
能免於明鏡 ○邵子康節先
生也

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
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
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
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
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
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
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

遠慮！論語衛靈公子曰無遠慮必有近憂

夜以繼日！孟子離婁下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先生就心上論故不泥於將迎而事物亦有其中

○案遠慮舊說就事上說之故不免於有將迎之病

○案近世談先生之學者多所謂不精思漫然隨

耳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太思

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且古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太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一日三省一論語學而首章

以萬物爲體一爲體之間恐脫一字

八荒一六字出呂與叔克己銘

在邦無怨一顏淵篇第二章語

一不怨天一出憲問篇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閭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萬章下首章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云云又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曰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不能至於聖而知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

了然一通本作然了今從異本改之

易章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智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了然

先庄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若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
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
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
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
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
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
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蔽天不要生
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

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
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
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
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
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
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
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

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
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
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
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
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
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
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卻要思量做生知安
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
樂還在否宅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
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
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
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宅生曰聖人何能
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
害且如一圓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

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
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
知同矣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
筍也不曾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
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
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
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
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
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只記得舜
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
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
心已為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
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
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
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

連笋一連猶言全也及也抽言
生出是言人能用功然後方始
可以論枝節若不用功至笋亦
未抽若何以論其枝節也

鄉人一年譜正德五年庚午先
生三十九歲陞廬陵縣知縣為
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
本民有悔勝氣置訟至者涕泣
而歸著益言此事

要書誰曰父子不載是非然此
事必其父有偏私故以此言感
動之又使其子知不可有自是
之見若曲在其子豈應以聽舜為訣○今案是亦一理然猶未免就事上論而不知心原同體之仁過
矣之表弟之過迷為被聊夫其子來訴楊敬仲以為子訴每不便參予此受之曰曾點其父思量不出父
身死共妻離棄與人私通而其罪至此官司若不預根治則其父得不瞰窺於地下乎追之益其慈
聊夫的却并其有罪不可掩○今謹案敬仲之言知常而不知變朱文公之論察理之密可無以加之
而是聽訟吾猶人者若先生之事實使無訟者鄉

孟子 盡心上瞽瞍之童注二十三歲之間知舜笑可提抱者也○此言舜之孩笑也

提孩我 孟子萬章上曰我竭力耕田共為子之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瞽瞍底豫 出孟子離婁上

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

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且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又薰烝不奸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又太激他

烝烝乂書經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二云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註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案本註義父母及象言之先生特舉象論之也

徵庸舜典曰舜生三十徵庸▲曰以庸舜爲事孟子萬章上語

子曰吾有知乎無知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爲注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斯不盡○此注與先生之說異

動心忍性一孟子告子下曰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太貪入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

部之九成一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注簫韶舜樂之總名也九成樂以九成又曰樂象成者也故曰成

武之九變一武謂大武武王之樂也九變即九成也事見於周禮大司樂

有德者一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孟子公孫丑上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妖淫一漢書樂章曰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德不可禁者矣

忠臣孝子一近思錄教學明道先生曰如古詩三百篇其言簡

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舜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太今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

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
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
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
求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
爾說元聲只在爾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
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

與今人未易曉別做一詩歌言語
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
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洪要求元聲一案年譜嘉靖十
五年九月下韻文問答同是答
國裳也○後漢書志曰密義作
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
冬至一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
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
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
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朱子
曰律家最重元聲云云
御覽侯氣及段灰黍莩一考上
卷四十一版謹之
撈一字兼音牢取也沉取曰撈

在此歌詩一荀子曰帳蓼邕聞
士人琴有殺聲士人曰螳螂捕
蟬吾恐失蟬故情見乎聲
書云一書經典曰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和聲

協鳳凰一前漢書志曰制十二
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

在此歌詩爾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
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歌
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
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
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
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
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
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太簇我的氣果和否

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
要候灰管完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
不準文何處取得準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
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
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
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日然能

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
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大學那
氣魄卻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缺其流必歸
於文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
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益有業以居之心就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

倒做 上卷五十九版以是論

朱子可並案

補缺氣陶器炊飯者補缺俗
所謂磁器一覺不可復補治之
之意工夫事之已過者不可復追
之則當自所以過之心如何而
已若於過上用工則如已破之
磁而欲補之以施其覺其流必
至於文過也

琴瑟一近思錄三張橫渠曰書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

德性有個讀書則此心常在不
讀書則終有義理不見
居業一易乾文言文

善與人一孟子公孫丑上曰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注公天下
之善而不爲私

所惡於上一大學絜矩章下文
數節可以類推
蘇秦張儀共稱說術傳並見史
紀

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二病痛打
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日這病痛只
是箇好高不能忘己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
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

肯綮一莊子養生主㑹曰技經
肯綮未嘗注骨肉相著之處也

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
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
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
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
發分說了只得廢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
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
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眞見得無未發已發

譬如鐘聲一近應錄伊川先生曰神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一應不是後一云云亦此意

古人論性一孟子性善是出勝文公會問荀子性惡出性惡篇楊子性善惡混出修身篇韓子性三品出原性皆字所說亦出善字性字篇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的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喜時眼就說

未嘗有覩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了孟子
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不亦是說箇大略如此
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
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
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
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
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
然

楊慈湖一名簡字敬仲象山門人

楊慈湖一名簡字敬仲象山門人一日一上卷四年十五歲世道人日路條可並案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著不得言語說理愈
難若著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了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一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
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
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
交會氛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

薛尚謙名侃鄒謙之名守益王
汝止名艮○年譜正德十五年
九月下旨恭讓王錦服古冠服
[illegible]
異[illegible]階迎之既上坐問何
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
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
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illegible]踐捻
面帝哭也錦色動坐漸側及論
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欲僞講外先生之學精深微[illegible]之心者也遂友服[illegible]家子禮先生
[illegible]名為良字以深止

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
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
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
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
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詡議益衆請各言
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忠之
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為宋儒爭
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
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
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
之在須不與俗講而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在者忘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眞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下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瀾翻事情而行常不掩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旋救曰鄉愿何以鄙其媚世曰自其譏在狷知之在狷不與俗講而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與薛尚謙書[illegible]

鄉愿一論語陽貨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與愿同謹厚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詳見孟子末條○今案此條出年譜嘉靖元年二月下而次異下文曰鄉愿究其心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在者忘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

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
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
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
之在須不與俗講而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與薛尚謙書曰近與尚謙子莘宗明論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云云○與尚謙書[illegible]

日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
在宴時同志中尚多未徹云云
○密案先生屬意於狂者每如
此者蓋以其不飾邊幅內外無
二也是乃孔孟直血脈安若夫
恣情直行外為狂態以盜名者
德賊之甚狂者之亦似而非者
晉七賢之類是也故象山集要
第六云居士極不好狂者云最
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号又云
居士先生日此言亦有味是亦
當以自察

到省一要書作倒看恐可

書贈石一生號嘉靖三年正月

十日海寧董澐号蘿石以能詩
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
聞先生講學以狀肩其瓢笠詩卷來請入門長揖上座先生異甘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雲有悟
因何泰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闕忻然整而总歸自号從吾道人○和文錄第七卷從
吾道人說雜之

贈石蘿董子

日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眞血脈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
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
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爾看滿街人是聖
人滿街人到看爾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
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
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
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之角未

破得箇愚夫愚婦一卷內三十
五歲已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
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
端

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以
而進之洪與萇止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
試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
生曰爾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
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
愚夫愚婦方可與入講學洪又言今日要
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
先生聲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

自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可見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終生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于浮峰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兼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餞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

要書曰以上五十一條錢德洪錄可更考

癸未一案年譜是嘉靖二年也先生時五十二歲在越

曾子一語出論語泰伯篇

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

丁亥一案年譜嘉靖六年先生五十六歲在越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九月壬午發越中○思田二州名譜之兩廣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鎮巡都御史姚鏌征之猛父子悉擒之訖遺目盧蘇王受擁衆叛亂攻陷思恩鎮復征之久弗克故有此命○此條與年譜及王龍溪全書所載文字各大不同

無善無惡一上卷六十版先生

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並全章及此下六十四版至善心之本體並全章其可參考

是夕一生請所載云歲日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容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黃誠甫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一德洪舉與畿論辨請問先生意旨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善及此者二君之見云云是可以見先生教學教人而不倦之一端

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爾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本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

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

透此關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箚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合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輩俱有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踪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己後環先生

先生一此條本與上文列書今據上卷曰仁賊文之例低書之

▲初歸越一案年譜正德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茲

年八月至越癸未嘉靖二年也
先生于時五十二歲
天妃一山名○光相一坊名

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二
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
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
遠近寺刹徒侶所到無非同志游寓所
在先生每臨講坐前後左右環坐而聽
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
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
臨別先生嘗嘆曰君等雖別不出花天
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
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嘗聞
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
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
久堅信漸博蓋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
之機神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忘形！莊子讓王篇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神變一一本無此四字○易係辭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戊子｜嘉靖七年也先生五十七歲十十月二十九日卒于南安事詳見年譜▲訃告｜全書三十七訃告同門書曰不幸季冬十九日覺幾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一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願猶冒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為吾道必無此事纔程夜抵龍游驛吏曰信矣於十十月二十九日午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皆痛憤絕不知所答云云又曰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皆聞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必舒將遣人徧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言皆備錄以示闕是而後每二年則復遣二人以良辰朋友之誼足為吾不肖者私淑也亮惇恍惚不知所云云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訃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前所私錄得若干條居是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大今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營念今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傷為永輯名曰遺言以

名曰傳習續錄一是指自下卷首至前條
精舍一事物紀原漢明帝立精舍以處攝摩騰即白馬寺注今人以佛寺為精舍不知乃儒者教授之所○象山文集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斷一音壽所名

刻行於荊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復削去燕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蘄沅君思度日師門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蘄蘄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覩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復之爲繁也請裒其所逸者增

三紀一十一年爲紀三紀三十六年也自嘉靖七年戊子至三十五年丙辰得一十九年

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口耳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厭其數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

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
逸菴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散
響不復具與又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
卷爲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
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
則無疑于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
人錢德洪拜書于蘄之崇正書院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
後文不爲玩物喪志先生曰固是但文字
都包在其中古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
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其
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
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
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
此等人只懸空大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
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
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
都包在其中故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
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其
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
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
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
此等人只懸空大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庚申辰案先譜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沉寵建御止祠於宗正書院祀先生○錢緒山撰御止祠記

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物如何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此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自無非禮之言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禮勿言而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

格天下之物一朱子補傳曰大學之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一草一木一近思致知程子曰求之性情因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據安福縣舊本重刊 校勘無訛 金陵書局

至善心之本體一卷內天泉橋
問答及冠注可并案

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
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
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
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
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
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
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
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
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
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然誠意之本又
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
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
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箇
良知便做去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
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
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

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

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

人皆一孟子告子下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二云二六

不足其因自公窮格耳夜不得其理到七
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
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
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
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
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
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

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
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
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
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
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
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
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
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

不得的一是謂不能
[illegible]文他字指聖賢

[illegible]譜

知之即
命中

[illegible]書經說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一句爲問先
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
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
學之又說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
生曰博學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
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文言
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
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
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
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
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
卻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

易學以一乾文言曰君子學以
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
行之

孔子言一衛靈公篇曰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
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
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

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
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
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
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
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
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
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
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

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
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
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
與理爲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僞而不自知
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
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
之眞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
如何卻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
箇本作於義今據二本及要書改之

之動之不以礼未善也
程子云一旦豁然貫通則見萬物之理然
終不自以爲得蓋其所見者大所謂大而
不知所以大也
立言宗旨一卷內十四條并上
卷八條可并爲

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語
爲物不二 ―中庸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愼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

尊德性 ―中庸第二十七章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注曰德性吾所以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
晦翁言 ―朱子文集答項平甫書曰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憲章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

也格物卽愼獨卽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太公尊耍不太公問

放下而喜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吾身用力太短生矣長無益不隨一邊耳

學問學只是空空太公問學耳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吾學何事問致廣大一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益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為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然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還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

明明德無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亦用功五六年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佛家一不知爲誰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益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愼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

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
防檢而眞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入閒
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
發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
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
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
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
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
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
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
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不甚著想定要如
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

著實用工便多這些著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此一功便說效驗何足爲一友曰漢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本先生曰儞萌時這一知處便是儞的命根當下即本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柔對如何相近

▲剛善剛惡一通事或問曰舜爲天下善曰舜曰何謂也曰性者爲善惡爲標幟爲無剛爲邪偏

性相近一論語隨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立命一孟子盡心篤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妥帖一安定也

只爲一一本有此字

得性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

放此三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五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爾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爾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

放此三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貫入一條爲譬

此條卷四三十七版朱本息問條及二十八版大人與物同體條並可參考

可知 自是以下先生

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

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
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
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
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
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
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
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

征思田一考出前

佛家一事事皆空渾撥無緣所說
幻相也諸法實相法華所說也

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
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
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功夫合一但
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
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一二耆宿出門退坐于中軒
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生
論及此學眞眞鑒方枘此道坦如道路世

眞眞鑒方枘一枘字彙音芮木端
所以入鑿眞五九辨圓柄而方

儒往往自加窒塞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
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
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
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
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舜亦
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
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涕

一傲字一近恩錢克己伊川曰
祖別一生傲得甚工夫謝曰也
只太簡易字曰何故曰子細檢
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君按伏
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
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
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案傲矜
自是一物當自反

象與丹朱俱不肖一李子萬章
上曰舜之不肖舜之子亦不
肖　○書益稷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云云　○象傲見堯典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一案此以
下兩條一本移在上條先生曰
孔子無不知條之前要書與是
同

如示諸掌一論語八佾曰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曰治
國其如示諸掌

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胷中切不可有有即
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
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
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
曰其如示諸掌平且人於掌何曰不見及
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卻便不知即如我
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

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

為道一至所適易下係辭文○六虛謂卦之六位典常也要求也言不可以典常要求之也

論語先進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公冶言無所不說

聞一知十一論語公冶長問也聞一以知十注一數之始十數之終

拱把一孟子告子上曰拱把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胷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胷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掌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二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

篇尾一本有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格之斯實致之矣一章四十字

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整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二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峰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

朱子病目一事見答潘叔昌書叔慶二書疏卷載之

無意中一和文錄三與安之書曰初自都時偶因舊古遂致多口安之若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不意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

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頓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目者先懷黨同代異之念故不能虛入「反歟而叙公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贊雖有孺心將無所施其愚矣云

隆慶一明穆宗年号千申六年也

緫兵則千古正學向一源矣并師首敘

與王尋慶麟版凡若干條洪僧引其說

定論序一通版本無序字而篇首有陽明子序曰五字今改之

▲瀟溪明道一窃案朱文公撰瀟溪為道統見三先生祠堂記太極通書後序亦曰獲先生餘緒於百有餘生之後然而於大中二字則專稱二程而不及周子者蓋以其無異二書之功歟且其論二程也常以同德而其所自為說則又多本於伊川好學論之意而少據於明道定性書之言文成公教人常專主於定性書其稱道統亦每舉瀟溪明道而不及伊川則其學之所尊尚於是亦可以見二端也

卓巖一事見年譜

朱子晚年定論序

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

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

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五嘗潛求其故

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

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

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痛茫無可入四求

諸老釋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

疲癘一字景然字注力心切瘵
苦瞢為病徐鉉曰今俗別作癆
集韻伯溫曰別作癆非

盡五經一先生居夷著五經臆
說而今不傳序見和文錄第二

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指之曰
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
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
若有悟體念探求再宴寒暑證諸五經四
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
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
蹈荆棘墜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
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

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
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
自挍別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
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恒疚於心
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
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
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
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

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
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
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
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
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恃循講習於此其於
悟後之論既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
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
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

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正德乙亥 乙亥正德十年也
先生于時四十四歲○案年譜
正德十三年戊寅七月刻晚年
定論

答黃直卿 朱子文集第四十
六卷載之又出續集是取續集

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既夫世之學
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
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
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
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
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
姚王守仁序

答黃直卿書

所載定本之三字本集作差一字

此書發頭數句卽象山讀書之法故在集要者可以參考

向來定本一謂向來所立之誤也 ○朱子語類百二十四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子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云云 ○文集答呂伯恭書曰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云云 ○不避譏笑次誤入此是大蒸雉 ▲答呂子約一本集四十七載之無的察之的字書問下有簡字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看其實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太遲暮舉一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入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的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

彼中一指上文世俗功利權謀之徒

嘉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總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於何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

程子明道先生也語出近思錄云不有躬無悔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花物不得以丟下云云

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淑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嘉近日因事方有以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誣誣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問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

何叔京 出文集四十卷乃今作今乃

潘叔昌 出文集四十六天大誤作太人

潘叔度　出文集四十六靜作間

即不知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
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
不是記故事時節喜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
間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
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嚗然耳

答潘叔度

喜哀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
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

與呂子約　出文集第四十七下文曰況以子約乎日氣體不甚壯實珍立叻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餓異著徒外形容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病養子守身之意哉

程子一一明道語出近思錄及小學下文一百外面有些隙縫便走了

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昏廢之不早也
看書鮮識之喻誠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
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
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自己便是箇無
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

事邪

與周叔謹 出文集四十二大文作太支間中作閒中為是作為要苦索作苦索

呂陸一呂指東萊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必應之嘗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及之因書諭及為幸也甚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文公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實體察收拾為是其餘文字且大段諷誦涵養來須大段著力苦索也

答陸象山

答陸象山 出文集二十六作陸子靜比來二字作數日來二字 ○謹案文公此言出於一旦感激而非校身換骨者其後象山卒文公弔之以為死于於吾手則其所以自信亦可見也

答陸象山

比來病軀方侵冬半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憲憲精神耗減日甚二十日恐終非

故羅整菴難之先生答曰之而求是編又譏之文公嘗與陳子壽日方相與極論無猜道合志同夫文公豈眞以爲道合志同者乎又豈其以外陸而難立言哉之者哉只取其所同而不取其所異耳是固賢者之心矣而先生之於朱子亦可以見其心也若求是編則安論已豈足以爲輕重哉

答符復仲　出文集五十五又作只

能久於世者所幸遽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今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甚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

答呂子約　出文集四十八向作親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必只在友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

中使精神昏弊失後悠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與吳茂實 出文集四十四 欲作願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爲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出文集二十二

憲窩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公師友之益尤
亢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
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
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
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聞道聊
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
日舊讀中庸頗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
求之太過掇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

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懲忿窒慾庶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益平日解經最爲守意尚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

經者不過只說訓詁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是只做一道看了道是意味淺長也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徧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二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

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
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
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
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周純仁

間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
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
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
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
養心編愁腹裏須淡自思省收斂身心漸令向
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
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
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黃文卿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
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

專人 諸使人本論語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語

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至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已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旦夕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遑遑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昏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道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緊乃如此而前日不

知於此用力徒以只耳浪費光陰入欲橫流天理後滅今而思之恒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自信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其門人相訪 萬正淳曹立之

頃平甫胡季隨包顯道包敬道楊敬仲陳君舉等往來於朱陸者不可枚舉而兩先生共教之無忘夫一先生各自執其所見若不可相容而其無偏心如此非後世猜忌險薄徒所能知矣

▲舊病一 朱子嘗謂陸子專於德性而學者於問學又自謂專於問學而輕於德性此指陸子之舊病還是朱子之舊病

梁文叔 出文集四十四便無之便作更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二
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
無二毫人欲之私做得痛痛若信不及孟子
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
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
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
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
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
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
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
得念念皆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
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
置處誤人不小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孟子 滕文公上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書應節，隨錄諭內，無甚發而外學其文若書船鑿冰費日損工

答潘叔恭 出文集第五十卷

來教緩急下有先後二字○下文曰大抵近日學者之弊就其說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卻聖賢之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又云范公立字說云云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卻涵養自察之實也

答林充之 出文集四十三

為仁之本謂孝弟論語有子曰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充之近讀何書惡宜於日用之間為仁之
本者淺加省察而亦有害於此者為徒不
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羞恥之此
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答何叔京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
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
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

答何叔京　出文集第四十卷
京字陽明全書及合通版傳習錄
皆誤作景字今改之○孤負文
集作辜負

延平答問答元晦庚辰書曰其
喜怒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
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
先生極好靜坐其時未有知退
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命讀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道有
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不教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疑也

同上節情作論墮落作懈

論又方窮好善苟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
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
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浹衣也

又

喜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益緣日前偷惰
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
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舉舊習
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

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是斷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

又 同上察良間有於字恐是

也氏字之誤作是

隔幾重公案 案宋文公作近思錄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六經之階梯亦是隔幾重公案 公案中筆錄云公案乃喻乎公府之案牘也

君子之所急急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友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

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
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意近只
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
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眞實不誣語今未能久
已有此驗況眞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
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隨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
言中字字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寡寡已
是不及古人而功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
若存若亡未有直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
敢極力讀書閒中卻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
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眞

東吏未知孰是積僩積義相同
蓋也疾積有積義今書恐是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
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這條礙膈看來無著
力處只有專積近裏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
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出文集五十九卷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
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
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

參前倚衡　論語衛靈公篇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也忠信篤敬念念不
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

與劉子澄　出文集二十五

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
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
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
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也頭不必編緩異
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
泛之弊今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


與林擇之

一頭緒似繁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
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漸中後來事
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
令人難說只得惶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
舊說以爲取舍也

與林擇之

熹近覺向來乖緣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
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
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
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
進以此知初學得逕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
頭腦分明優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
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求其
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答呂子約 出文集四十八下
文曰公而以入體之只是無私
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
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子約復書 今案文集四十八前條之次載之而入汨汨已下大異於此朱子答書以下則同於此更可考之

子約復書云其蓋嘗淺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必亦不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

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其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語益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

可欲者　孟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註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

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漫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纏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出文集四十五卷與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意不欲如

鄙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今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註云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小者也齒決齧乾肉不敬之小者問講求之意

放飯　孟子盡心上曰不能事其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註云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小者也齒決齧乾肉不敬

答或人　案是文集第四十三

答或人

齒決之義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答林擇之書之畧文也答或人書無此文○孤負文集作辜負

答劉子澄 出文集二十五註作若論今間有因循愉惰安穩不全放此十字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入淺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緩於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亾耳中絶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徧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眞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

君子—礼記檀弓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所著心經可以見其學

詩魯齋　名衡字平仲吳草廬名澄字幼清共宋人後皆事元至顯官故論者或以為失節或以為行權事并詳于元史

依稀　稀與晞通彷彿也趙嘏詩風景依稀似去年

程子四傳　程明道傳之於楊龜山龜山傳之於羅豫章豫章傳之於李延平延平傳之於朱新安

皆有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眞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溺於此而溺

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所以與我者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令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

嘉定　元太祖壬亨歲子沒後九年改元

北溪 名淳字安卿朱子門人
僩之孝 名僩之孫元

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隨此科臼中乖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予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

訂頑 横渠西銘始名訂頑

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朱子晚年定論

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

是字恐衍

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憮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舉乎此者蓋以為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為知之未詳而

居安 孟子離婁下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贛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問其言如月中天睹之即見如五穀之種之即生不假外求而眞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益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

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二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哉敢以告吳同志使無若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眞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雩都袁慶麟謹識

傳習錄卷下 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082